

陳侃使錄

金

陳侃使錄



【史料力一下】	
分類群	史・地
分類群 種別	中国事情関係書
分類群	史・地 / 南洋
種別	陳侃使録
種別	南洋
種別	-
分類群 種別	史・地 / 南洋
種別	書翰文書
種別	
種別	
種別	
種別	
種別	
種別	

魏文公集

卷

漢書書影

使臣陳略

陳侃

使臣陳略

皇朝德化誕敷際天所覆皆敷威靈踴躍起在漢表
世奉正朔唯護嘉嘉代植章克則則道近臣將軍
嘉靖壬辰世子尚清以朝國請 皇上仁覆海外事
情善量時保待駐在嘉保元兵使往而以行人高君
制之節 命南下榮訪限歸則自成化已而清美其
覽料時限今五十餘年款款文德優優其知所云以

使琉球錄

陳侃

使琉球錄序

皇明德化誕敷天所覆敷教咸暨琉球越在海表
世奉正朔唯禮無異代推章也新則遠近臣將軍
嘉靖壬辰世子高濂以副國請 皇上仁覆無外事
倚重章時侃持節在宥保克正使往而以行人高君
副之躬 命帶下冊詢惟跡則自成化已亥濂父真
襲封時距今五十餘祀載缺文逸俟徵莫知所之故

一說志是撰得覽等書分載五遠則可據依中平仲
夏解纜聞江賴 天子或宣海若幼噴再勿違其國
宣 詔勿錫章服如儀高清庫國人稱首踊躍歡呼
轉厥責日漸之事遂逐十月到運關可以卜日齋沐
而見 上友惟前業使外國軍有紀錄或賦咏非以
炫詞藻也竊思絕高亦造物者之所陶鑄而風聲噴
遊品藻弗及若道遠之險易山川之阻奇風俗之微
悉人物之醜好以至昆蟲草木之變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之不齊非特探奇好事者所欲知而使事
之周爰皆該自不可少也因與高君日記聞是九道

途山川風俗人物之實起若日用飲食之細皆得諸
耳目之所親究乃知舊存紀載殆鄙書然說之類志
其略辨其異此錄之於不容已也君子之能遺物者
必寓目焉其大烹之益萬以海錯庶幾一下筋乎不
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覆載之具焉若繼今使者取
以為撰述實登之則容可乎

嘉靖甲午陽月望日四明陳從書於蘭之長春堂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恭膺

天命為天下君允推乎廣政必與物夫古禮其於錫
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琉球國遠在海
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真風紹顯封已踰四紀茲
聞貴近屬國請封世平清純惟克類衷心所精宜
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甄顯之誠特遣王
使吏科左給事中陳傑副使行人高澄齎詔往封
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爾宜

慎方初啟蓋萬念動有先期然九國中書後臣僚
其明密製贊揚刀臣執高輝事上之心恪恭忠著
之節保存海紀永底寶謚用弘我同仁之德共享
大年之休教茲詔示俾咸知悉

皇

帝

嘉靖十一年八月

之

寶

皇帝勅諭琉球國故中山王高真世子高清惟禹世
守海邦雖有王爵缺廢

天遣吉事

皇朝高父高真自贊封以來恭勤匪懈祀者幾近良
用俾楊萬以家嗣國人歸心理宜永繫茲特遣正
使史料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濂齎
詔封高真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扇及祀冠服絲帶
等物高宜茲奉命克紹先業情願承祀保境安
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

額賜

國王

鈔冊一頂及川金

金扇屏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齊行麒麟團領一件

青絡襖一件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綵鞋半轆紗皮冠一項 珠環金帶俱全

玉圭一枝 俱全

五雲綉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鍍皂素前級裳一件

鍍色素敵膝一件 玉鈎金

鍍色紅花錦綾一件 金鈎玉打纒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絨一雙 俱全

丹碧紅平羅綺金夾包袱四條

素台中單一件

紵絨二疋

黑絨花一疋

源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線一疋

青素一疋

白穗線布一疋

祀

綉線二疋

黑線范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線一疋

青素一疋

白穗線布十疋

廣 運

嘉靖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之 寶

諭祭文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 月朔日

皇帝遣正使史科左給事中陳從副使行人司行人

高澄

諭祭琉球國中山王高真曰惟玉嗣守海邦四十餘

載敬

民事上誠，格不喻宜，永壽耳為，朕海岳胡為，漢漢遠
尚告終，訃音來聞，哀周悼惜，遺官
諭祭，特示殊恩，實其有加，尚克款服。

祭品

牛一隻

豬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蜜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盞

蜜糖五個

酥餅酥餃各四箇

饅頭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雙燭成一百張

酒二瓶

使事紀略

嘉靖丙戌，東院球國中，山正尚真，飽觀戊子，世子尚
清表，請集封下，禮部議禮，恐其以真，吾等中，且也
又恐其以牛，馬為也，合號球，衣史引，履處其實，或舟
楫，船車，印衣，史藥，許等，履諸典，民達於，熟成，固然一
餅，食曰尚清，乃先王，奠之，衣朝立為，世子有年，昔先
王，孫徽，福於天，朝願終，惠於，教嗣，壽具，受中，郡宗
伯，題之，越士，晨春，禮部，管上，其儀，請差，或使，巡封，給

事申為五行人為割佩與雲通承之為命下之日
時夏五望也刻為子等深計者曰海外之行險可知
也天朝之使遠冒乎險而小國之玉圭享其封恐
非以委取夷之道盡許之以需其領子等曰君父
之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況我生各有命在天豈必
海外能死人哉領封之說出於他人之口則為公議
出於子等之口則為私情何以辭為勿聽六月各
賜一品服一襲佩以麒麟澄以白澤領大紅纓金羅
烏表頰為禮舊格護青羅推手裏亦用綉使外國必
加敬者欲其稱國王位賓主也帶以玉則自備又各

賜家人口糧口名閱監擬授優以顯御恩至漢也
八月俱等始治裝或行行之若是按徐者則對跪疎
著雲禮亦失於回祿請查頒賜儀物於內府各
監局隔月而自克明履隨於所司亦難乎製故弗克
行非敢久稽君命越癸巳五月俱至三山禮亦以
六月至閩之二月諸君承禮無咨文已將過海書宣
會款已定還船之期訪於耆民得之大小屬統惟其
制價計二千五百兩有奇子等初欲各具一艘見其
費之廣也而遂不敷無益於國而得異費財之害也
惟舊制以鐵鑿木為柁擇取其堅問摩重今以熟價

索之而難於得者以他水手等必欲倍償以購後吳
得之財則當惜花乃一船司弁其艱重有不難辨者
七月二日定議訂船之處本福州府備撥銀二萬二
千等正祭三日請君奉所賜官亦與陪壽重正事也
定議之後方鳴舟人俱功矣俱著與僚官將返督之
十一日遣承差清來赴京跪 題為來村事知照嘉
靖十一年晚琉球世子尚清奉 表請封 欽蒙差
臣等克三副使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封尚清為中
山王臣等隨即辭 朝前來福建造船定之日遠
海行禮所有齎去 詔勅關在治正德年間備撰倫

文叙編修沈彥等會差往安南國因被國敵留 詔
勅為國之寶但會題奉 欽依聽其請留臣等思得
琉球國襲封事例逐年無從查考為一向清來如彼
國請留 詔勅臣等整頓不便恐殊被敵乘之心既
其請留又非臣等所敢專擅如蒙乞 勅禮部查議
應否聽其請留及臣等有所違奪而臨朝不至體誤
實為地異本專是承差配前齎捧謹題請 旨七月
承差至京起送政司投進奉 聖旨禮部看了奏說
欽此隨該禮部覆題去會得 欽差史料等衙門互
給事中等官陳儀等題擬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國

封世子高濂為中山王世子附留 詔知之悉意議

一節即金朝倫文叙等事例合無准其所奏本部行
令各官臨時斟酌和彼國王請留之意異出抵牾亦
宜酌順委情聽其請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十一
月水差醫儀制司李本坐纜俱等伏覲 奉旨取夷
以誠敢不執若 明命是月取球國進貢船至于等
聞之各屬人不諳 海道方知憂之喜其來得詢其
詳異口又報地球國船至乃世子遣使司祭送其來
世子等則又喜其不必拘請貢者而有為之前驅者
矣是司進見遣世子還問外又遣世子亦慮國人不

善操舟道者行遣士一員率夷船善駕舟者三十人
代為之役則又喜其不立藉請前驅而有同舟共濟
者矣夫塞爾塞臺用以博即此而觀世子其賢矣乎
敬使所以敬若之歡若所以保國也使使塞或邦其
來享於 德越甲午三月舟始畢工其舟之形制與江
河間坐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
八憲玲瓏開其明窗若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
則船口與船面平官榜亦之高三尺深入其中上下
以揚艤於出入而雖欲觸亦若穴之隙所以然者海
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故前後皆外牆護以

遠渡板高四尺許雖不推於觀美而實可以濟險固
地異制造作之巧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
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堅以五排大樑長七丈二
尺闊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撐黃屋二層
上安詔勅尊君命也中供天祀順民心也舟之器具
船用四副其一置其三防不虞也樁用三十六枚風
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錫四約重五十
斤大槳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舟大故運舟者
不可得而小也每船二不用別載以行用別船以
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吐氣爲難得勻水不以患

人多備以防風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惟五色旗大
小二十餘面力榜子餘之數多矣辨佛朗機亦設
二架在可以濟或害者備不用其所以壯國威而塞
外賊之懼也二十五日出塢端即造船之所亦設祭
如定醮之時其間有監簿水簿治艘所有祭文祭禮
皆如初齋神不棄查登斯牲者 王事孔難利涉大
川故也四月十八日舟先發於南臺南臺距海百餘
里大舟甚淺必測平而後行日行數里故先之祭舟
民船用一百四十人有舟護送軍用一百人通官引
禮醫生儀字各色匠役亦一百餘人官三百十戶一

員百戶二員各給銀十二兩為衣服之費餘各給工
食銀五四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
之一從約也舊例賜有金銀九十餘員金扇帶四條
備二使通海之用福州府造冊開帳四文與之備等
素有清約無事事修茶鍾而蓋用銀者相應備極繁
酒素銀撥蓋銀節去金扇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
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見妄費以
浮職等名節遂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登領前去回
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真行也非以奉舉之二十
六日予等政行三司請君送至南臺監內十九日醮酒

予等壽三行予等起謝曰貴時海國之夜必數年而
始克旋聞之舟不易成也今承及共日月而有航海
之期誰之功也敢不再拜請君皆歡燕笑之詩以贈
亦再拜遂別是晚宿於舟中翼日至樂長司舟亦隨
行中述為漫所傷甚感戴其狀伏於階下哀為之援
予等欲持其為前驢即日辦行事已亟不可辭別詞
於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環海衛所察寇之舟聲遣其
歸此間為越亦為楚也通舟守海道舉聞請君繼至
海道亦以 玉事為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在六石
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返守請君輪軍為饒是

員百戶二員各給銀十二兩為衣服之費餘各給二
食銀五兩三錢五分舊時用四百餘人今革其十分
之一從約也舊例猶有金銀九十餘萬金兩帶四條
備二使過海之用福州府邊冊關報回文與之職等
素有請約無軍事務茶鍾酒蓋用銀者相應備辦般
納素銀據查報約蓋金兩帶皆不必用雖舊有成案
似宜遵奉但裁而行之存乎其人毋得妄見妄賞以
汚職等名節禮完之日令首領官一員齎領前去回
還之日照數給領若此者真行也非以要舉也二十
六日予等政行三月請君送至南臺煎肉十九醜酒

予等舟中行李等起計曰量時海國之役必數年而
始克竣聞之舟不易成也今果及其日月而有航海
之期雖之功也敢不再拜請君督歡氣民之請以禮
亦再拜送別是晚信於舟中翼日至樂長舟亦隨
行中途為淺所傷甚厥載其狀伏於階下求為之援
予等統將其為前驅即日將行事已亟不可辭則詞
於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環海衛所禦寇之舟暫還其
歸此固為越亦為楚也適分守海道都督聞請君繼至
海道亦以 玉事為亟遂遣之五月朔予等走六石
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道中請買請單為錢是

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舟人皆疑乎暮亦有懼必有
變之者動遲遲其行遲而得已於行始少待焉可也
終不能已遲之何益令人既集東嶼之陸雖卒卒舟
不速行器具甚窳有日費也停棧則更倍之遲則請
君慨然登舟連日風逆五日始發世不趨數舍而止
海南尚淺至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風噴而為
波清亦不詢清舟不動而與舟相為先後出棧
觀之四顧靡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月雲
物實切無窮日月出沒可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
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陸隴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

十日南風甚逆舟行如飛然噴流而下亦不甚動過
卒嘉山過釣魚磯過黃毛磯過赤磯日不暇其一事
夜兼三日之路夷舟輕小不能相及晨在後十一日
夕見古米山乃屬統線者夷人歌舞於舟喜達於家
夜行櫂駛風轉而東流尋望咫尺其故處又竟一日
始至其山有夷人駕船來問使道事與之語而去十
三日風少而順即拔其圖奈何又轉而北逆不可行
欲泊於山麓諸石亂伏於下謹避之速不敢近舟傷
不寧及耳執舵甚緊遇風為敵不能進亦不能退上
下於此山之側然風甚厲波亦未定於舟中尚未懼

相持至十四日夕舟刺刺有聲若有令箭之警大桅
原係一木以及小水櫃之末以鐵釘高樹風搖搖
不可當環斷其一截恐其遂折也驚駭呼罵亟以釘
釘之聲少息原舟用釘不足繞麻不密板裂不用縛
縫皆聞以數十人繞繞引水水不能止我自不可失
矣齊呼天祀而號首髮以設誓予等不能寐夜不寐
坐以待其息一家人匍匐入槽抱手足口噤不能言
良久方云速求神佑船已壞莫予等聞此心戰神怖
無可奈何嘆曰吞抱 詔物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
於此將為求之而又將為避之是時惟求年救人色

不少初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縛縫而塞之可保無虞
衆亦知其然舟傷甚足不能刀心條日臥何縛之末
於是得有得議者曰風既則傷噴則各易面以級噴人
心少寧衣林有備上可關也有一人執舵而去海以
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深
於得察未可知也守此高可以生失此恐無以救夷
通士從旁贊之予善亦知其言有據但欲試德唯唯
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懼彼亦勉強從之旋轉之後舟
黑不德氣燭舟縛皆塞之圍水不能入我心遂寬翼
半風自南來舟不可往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得也計

十六日早當見古表山王廟四望僅水杳無所見旋
舵者曰今將何歸感怙厥其先見侍僕蹶蹶無知之
何予等亦憂之亞今人上視以規去遠見一山巔欲
路若有小山伏於其傍詢之夷人乃曰此葉壁山也
亦本國所屬但通本國三百里至此可以無憂若更
從兩東即日本與申刺果至其地泊焉十八日世子
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肉酒炙小菜之物為餽者獨
亦有酒果奉于等適事致詞曰天使遠臨世子不
勝忻踊聞風伯為從者驚世子益不自安欲釋自達
進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游問安之敬予

等受其詞雖受之世子之舟已過王之東欲得東風
惟曠夏日試不易得也子復遣夷船四十八隻小船
四十艘欲以大艘引子之舟通事乃曰海中變出不
測宜宜又淹使者世子不遲疑會禮遣教役撻舟以
行教告船舍左右各維一樓遠還而到若常山蛇勢
亦一舟觀也一晝一夜亦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
不可以入舟轉運泊於移山之巽法司官來與教環
舟而語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子教著之在每日
又驚降或或來登岸以避之而不可得遂計於子
曰東梓澤海平路善之來如浮海之險若此也人王

四十廿亦感其不能挽一身以行虎賁二十騎足以
成武功也謂寧海為馬耶二十五日世子履遺王親
一員蓋以數年而家破亦為悲惜先行法司官左右
近督致以作氣勉遣且喪葬亦專於用口無少懈至
二十四日備喪克期世子履遺長司奉曰世子聞至
持山刻期扶柩六日不覺中心孔棘恐為從者憂懼
遣小臣奉慰等語二十五日方連泊船之所名曰那
爾遜計六十登舟至此候一月矣予二人易計一糖
不便出入暑氣愈烈得買食蔬寢食甚安兼以風清
之險日驚於心得保殘喘以終 五事嗚呼感哉是

日登岸上覽然喜有扁曰迎恩世子遺棄官大小百
餘員隨 龍亭缺於亭下子等持詔勅安於龍亭兼
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 天德館距港約
五里不移時而至 龍亭安於中堂兼官後行禮如
初進是子等亦行禮而退子等呼長司問曰世子不
迎 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詔勅至國世子
領於殿門之外敕代相奉不敢違制以行子等曰吾
制國之經也臣之責也大以宗小惟信之謹敢為一
已是使而製信毀制乎觀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
皆官正蓬事禮無不備用無不用下遺從人各有疑

會時給養儀亦使之安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問安
其國二童黑金二銀約酒於身號而告曰世子念
天使會養養高耳瘰是就恐不能安朝夕令大臣問
候起居不受其酒乃曰富室如歸不惟其物惟其誠
世子誠矣則非安之有敬畢復獻牛羊蒸菓初皆覺
之後見其意物皆聞亦或受每一饋子等亦過及於
其人無弗均六月哉生明報長史每至北山又越五
日始抵國較之平舟淡旬之隔詢之乃知總折帆傾
非委我之惠於機舟幾何而不飲魚腹也越既望行
祭玉禮玉憲不知所在有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

廟祭焉對其室者而又祭其堂者厚也所以勸天下
之忠也祭先於封者尊也所以勸天下之孝也忠孝
之道行於四夷則越其一家良祭品皆 欽定之款
惟控維臨酒醴雜醜用歡弗潔先迎至廟俟設定後
用 龍導迎 諭祭文子等隨行將至廟世子書衣
黑帶候於外門或子其容儀然若在身服之中子等
趨而入其寢廟神主居東而向子等居西東向 龍
導居東南向世子居南北向宜 諭祭文畢世子出
露臺北向謝 恩道與子等交拜頓首至中堂子等南
向坐定世子令長史數詞曰清鳩處海角毒去趾遠

臨當暫留尋途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慚愧今又專責
及先人無明倍感敬其清節二函以獻左右聊同合
歡其敬曰休某子等曰制廷之制臣子所當共守乎
竇主為者也人欲為善誰不如我敬辭也子曰
我有善賓數意欲更吹笙鼓琴未足是將禮也斯可
以然樂善喜之心皆無之五以此百章毋辭子等
愛其言敬不踰制忠也樂不忘親孝也忠盡之人可
以言禮詔立酒敬行皆親獻禮儀卒度因弗樂此少
頃別隨道送可官同長史玉館敬也子歸曰今日勞
從者為先人寵先小國然以為歡喜其黃金十兩為

善平等語曰士子知禮而亦以此說我乎今持去不
從作書與之曰君子交際之間有禮焉有義焉禮以
將敬義以換物賓玉每欲自盡而已今日之舉 若
命是將敬矣 玉事乃其誠也款我以華筵亦云尊
矣而又惠我以 踏不已還饋乎在士子行之間盡
禮在從等愛之則為非義彼受之間天理人欲則為
相之明而守之固敬自款乎辭不更贅惠無再貽也
子要知禮義者得其書不復再饋祀事畢題七月二
日封玉是日黎明士子令燕官候於館門之外導引
詔物之國國門距館路三十里界在小海之間險制

高卑不齊不能如殿矣。將至殿五里外有碑坊一座
高四中山自此以徑路皆乎徑可容九軌旁壘石墻
本君有帷之制世子候於此 龍亭至行五拜三叩
頭禮導引之國門門曰歡會門遠近教步即王之宮
宮門三層有數級之階至正殿巍然在小之巔殿
龍亭于正中行大 封拜國禮王升階遠道盡臨視
呼肅然如式先期五日長史已請儀注習之熟其禮
畢揖于宮至則殿復行是禮教官亦拜見如初王嘗
選出臨量區是日惟良是 天子新命與一國正始
羣臣俱四拜為賀世之尊者親者奉觴為壽美俗以

此為教君臣之間亦行之朝臣則殿設宴金鼓並備
樂盡然齊鳴 王奉酒勸清而烈來自遠邇者比之
饒求春醴人莫不傾一盃于尊但嘗之而已疑其之
實備水陸之珍脾腹饒美之賜既奇且多然不能自
制也皆假于尊所帶卮人為之羞矣得屬地而生無
燕草醴會之事不知蒸調和劑之味故假以開其隘
耳獻酬交錯至賄而止于等令儀從迎 詔初至館
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盡書以為寶 先朝詔勅
藏之金縢已八世於茲矣今尊貴臨乎留聽固不獨
于小子自底不獲為先人羞于等見何否之實長史

敬臣各捧一盞而來 帝覽輝映酌飲一堂遂許留
之王善甚重然而別子等在館王親一員同長史來
饋禮物遜色帝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取兩右二物
以答其誠餘不之受復與一書曰七君子立身大節
不與禮義一者前書備知想已知之賢王亦知 朝
廷之大法乎今 聖天子御極議禮制度萬物推新
羣工濟濟皆重羔羊之節晉如鮑魚若想知惟知而
已保等叨居此特方新 命正欲播 君德於無疆
身臣節於不辱為 天朝增重乃敢自冒非義以贖
漢室之譏耶典者愛者其皮一也欲登清議甘罪不

恭王見書令長史來言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清
聞之常欽歎不自安唯恐不遵為 聖朝素況 天
使降降 左右者乎敬君之心華夷無二昨聞高翰
敢犯 朝儀二十二日復設宴若曰拂委便疏 疏與
使使國不同安南朝鮮之使聞請 詔勅之後使事
畢夫陸路可行止事遙遠不遇宿宵曉疎在海外使
之風而哉可歸非可以人刀勝者曰又不免會多會
多不無情憂念所必至也臨臨涼涼宜非二日安耶
是寒之設道王尚楚而方物不復陳其但令四夷重
歌夷曲為夷舞以備其禮儀儀而折亦足以觀焉能

令世子令子執弟不禮奉濟三榮時行後射捧王五
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飲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
趙二十三日之夕颶風暴雨倏然而至茅舍皆搖撼
于棺亦兀兀不寧寢不能起坐中堂門墮四壁蕩然
無存因逾港口之舟恐不及繫遣人視之舟四空其
不辨牛馬而歧路安可分向時之風雨甚急亦不可
強質明而往王已差法司官車夷人數百守於舟側
矣論之舟人乃夜半時至也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
且遠不避而求于回嘆曰甚畏之人風雨驟驟之夕
塞向墜戶以避之備恐未嘗衝風冒雨而行者由其

骨肉顛沛而不容已孰能說他事如家事而艱險不
辭者乎夷土若其亦可感也夫八月中秋節夷俗
亦知為異請賞土而得編經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
得輕易往來有曰大覺寺有曰圓覺寺此蓋經者餘小
寺不暇計再山門殿守社散社龕龕坐於正宮正殿
五間中供佛像一位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而佛
教教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彩下用厚敷重清潔不
可容塵殿外亦鑿小池甃以怪石池上種蓮花亦有
鳳尾蕉一本樹似槐而葉似鳳尾四時不改柯易葉
此諸是所無者編詳良久盡處豁然佳儲皆夷俗不

可與湯亦不敷是煎水如烹茶之法設石與於火上煎水時湯用蒸末一匙於鍾以湯沃之以竹刺瀹之少頃暴飲其味甚清是日三國神降返馭無暇遣正觀侍遊至末刺盡至宴不甚重而情意則頗洽矣諸從人皆召至榻下令通事歡飲談道放連香以班序至醉而止初夕同館明月如畫海光映白松影青令典人履步徐行縱目所適以購神指樂遊史志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五日王使至館相訪令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又笑曰日本人寓茲校而不可測其衷候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等但應曰已

知之矣海外之國唯彼獨尊深居簡出乃其習也升殿之禮其可語以天日之高明也哉亦其敬慎留坐歸時刻去二十九日請饒行陳策於亭中觀龍舟之戲舟制與運舟之法微華人亦知牽楫以為樂但運舟者俱小吏與大臣子弟也各營金范其彩版雖滿於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越月七日復請饒予等訝其禮也深拒之德之再三而後行至則見其席之所列皆非會比山蔬海錯類餽餉配雜陳於前者則雖精潔味甚芳香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前之左右乃知前此之設皆假請朝人此則宮中祀儀親製

以表歡喜之歡耳臨行長史持黃金四十兩五月吉
日送禮上禮振古有之非清教自繁其好辭于等曰
於義可度何復辭之體不以為嫌但于等以 君命
莫重此而歸是以 君命背之也忠乎教玉愕然曰
天使言必換 君動必比義清知通真遂不敢強
復手持泥金待扇二柄乃曰 天使遠來賜清以非
服即清之師也此則不復再會揮此扇可以整一念
至于等憫其情安之甚恭以所持小扇彼喜不自勝
再拜而去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蟻皆以漢官威
儀不得復觀至有泣下而不忍去者亦足以見夷人

天性之良莫不羨我禮文物之美物于法而不得入
是可哀也泊舟三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尖岸皆
石堆成風而後可行至舟六日五日使人侍於其側
且歡慰詞仍遣者針通事一員為領數人護送又遣
正親長史等官駕舟日所假之舟直 表謝 恩十
八日風少息挽舟而出亦斜倚岸悉恐其傷于石
大驚幸前月親督修繕不為所傷獲上二十日始克
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夜颶風作陸舟搖不穩大
舵原以五水撐者竟折去賴吏舵實志機幸以鐵索
束為柄得猶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絕與舵也當此

時身人冥曆寒天子望亦自知決無生理相顧嘆曰
天命果如此以計死者得之矣秋元高正首丘嗚呼
紙之不能苦也每人無所庸力但大呼天祀求故子
等為君民請命亦何有無已果有紅光燭身人相說
曰天祀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身果少靈冥言服如故
尚不敢易乾處皆廢靈食以待楚不復生如蟄上水
同行喪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
又時作有欲易乾者曰乾無尾不能運弄風預懸可
以持烈則不可救有不欲易者曰當此風濤去其骨
而不得安其新將奈何羣不能決請命於子等曰風

濤中易乾勝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中心冲冲亦不
能決令其請效於天祀乃得吉兆處遂躍然起乾乾
軀甚重約有二十餘斤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
數十人舉之而有餘康之風恬浪止倏然而定竟被
風浪復屬神明之助不可誣也乾既易處始有喜色
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於身余曰山將近矣疑者
曰蝶者甚敏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海
地殆非蝶之神也或將有變運令身人備之復有一
黃雀立於椽上雀亦蝶之類也令以成劍者雀啄盡
立去是夕黑風風迅發自浪拍天巨艦如山漂蕩僅

如一葉捕風距水不下數丈而水竟過之長年持此
者或盡濕則船中受水又可如也風聲如雷而水勢
如之真不足聞舟一斜則流汗如雨予等懼甚衣履
冠而坐欲求速溺以舒其憤又相與歎曰 聖天子
威德被海內外百神皆為之効職天地獨不救我輩
小當此風濤中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為奇詎矣當
為之立碑當為之懸額于 上宮誌感若少緩舟行
如履微蹠已見閩之山矣舟人皆踴躍歡舞以為再
坐楫者於天祀之前者若新獻角也二十八日至定
海所十月初二日入城痛定思痛不覺傷感凡提士

大夫敘其所以聞之無不慶幸蓋區區二人何德獲此
實符 聖天子威福以敘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隨
舟日同行之舟南來至厥不免漂溺之恩焉嗚呼危
哉嗚呼危哉予因是而又有所感洋海以舟駕舟以
人二者濤險之要務也今官舟邊作什惡官之尊者
視為末務而不屬於查理官之卑者視為奇貨而推
巧於優款以救種種皆不如法不又而濤虐者器用
之物壞則可供熱夫甚害惟舟之壞即有覆溺之患
雖有船師在舟不無及矣前語云水止之險其明於
也後之使海外者軍官不必三員隨行先擇有司贊

者二員委其選如令其同行彼雖命所關督遣必不
簡且萬一藩基不從以之請於上命可也彼於駕
舟者關隸河口之民約十之八固幾人駐紮於其地
相與情結欲往為貿易耳然皆不知操舟之術上文
所云長耳教人乃漳州人也漳州以海為生童而習
之至老不休風濤之驚見慣渾閑事且其次如福州
如長樂如饒家如定海如梅花所處亦皆所用人各
有能者不能唯用人者擇之果得其人獨可以少一
二此責務不責多之意也一則可以節國之費一則
可以衛衆之生故不惜解之煩為故使者忠告

卷之三

大明一統志 疏陳國在福建泉州之東海島中其
朝貢由福建以達於京師國之沿革未詳漢以
來不通中華隋大業中合州時尉朱寬發求異俗始
至其國語言不通推一人以反後遣武賁郎將陳搏
率兵至其國虜男女五百人還唐室時求嘗朝貢元
遣使招諭之不從 本朝洪武中其國分為三中山
山王山南王山北王皆遣使 朝貢嗣是惟中山王
來朝其二山並為所併矣屢倍男子去髮鬚揚人以
異服子與龍虎文皆所擬髮從項後盤髮鬚男以

鳥羽爲籠裝以珠玉赤土場以羅紋白布爲帽織絹
鐘皮丹雘也爲衣以螺爲飾而下重小貝其髻如佩
無若區上下之飾拜伏之禮父子同床而寢婦人產
乳必食于衣食用子無匙前得異物先進尊者死者
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土不起墳無社亦貨
尤好標掠故商賈不通不駕舟楫惟縛竹筏爲刺棹
解之泗水而遊俗尚山海之神祭以穀酒致開殺人
即以所殺人祭其神王所居壁下多聚窟窿以爲佳
所居曰波羅樓如盤坳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殿
宇多利禽獸無賦賦有事則均視無文字不祀神祠

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山川靈壺在國
西水行一日高華樂在國西水行三日湖島在國水
行五日落濠水至彭湖漸漸低窪疏球謂之落濠濠
者水崖下不田也危兩岸舟車至彭湖遇颶風作濤
洩落濠田百無一二 土產關棘樹疏黃新椒羅新
椒

按疏球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是
以去必孟夏而發必季秋重感使也國無典藉其
沿革不能詳然隨兵劫之而不暇元使括之而不
從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遣使首飾歸附